

丁玲近作

丁玲近作





丁玲近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封面设计：陈世五

摄影：李泽芳

丁 玲 近 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插页5 字数123千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数印：1—48,000册

书号：10118·330

定价：0.66 元



丁 玲

摄于1979年北京友谊宾馆



丁玲和陈明

摄于1979年北京友谊宾馆

出版说明

这本书是我国著名女作家丁玲恢复名誉后，带着伤残疾病而奋笔写下的。包括《“牛棚”小品》、《杜晚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百家争鸣及其它》等十九个短篇。这里有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真知灼见；有对自己在二十多年来的动乱和磨难中的生活实录；还有她对革命和文学道路上的战友的真挚怀念。这些作品文笔朴实、感情诚挚，描写细腻，表现了作者独有的艺术风格。

目 录

杜晚香·····	1
“牛棚”小品·····	33
三访汤原·····	47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71
向瞿予烈士给我的影响·····	106
悼雪峰·····	113
悼念刘芝明同志·····	118
一块闪灼的真金·····	123
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	128
我读《东方》·····	139
一朵新花·····	144
“七一”有感·····	153

讲一点心里话.....	155
关于《杜晚香》.....	159
解答三个问题.....	168
百家争鸣及其它.....	184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重印前言.....	187
《新编短篇小说选》后记.....	193
《到前线去》序.....	199
写在后边.....	205

杜 晚 香

一 枝 红 杏

春天来了，春风带着黄沙，在塬〔注〕上飞驰；干燥的空气把仅有的一点水蒸气吸干了，地上裂开了缝，人们望着老天叹气。可是草却不声不响地从这个缝隙、那个缝隙钻了出来，一小片一小片的染绿了大地。树芽也慢慢伸长，灰色的、土色的山沟沟里，不断地传出汨汨的流水声音，一条细细的溪水寂寞地低低吟诵。那条间或走过一小群一小群牛羊的陡峭的山路，迤迤邐邐，高高低低。从路边乱石垒的短墙里，伸出一枝盛开的耀眼的红杏，惹得沟这边，沟那边，上坡下沟的人们，投过欣喜的眼光。呵！这就是春天，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万物总是这样倔强地迎着阳光抬起头

〔注〕 塬：系中国西北部对高原之称。

来，挺起身躯，显示出它们生命的力量。

杜家八岁的那个晚香闺女，在后母嫌厌的眼光、厉声的呵叱声和突然降临的耳光拳头中，已经挨过了三年，居然能担负许多家务劳动了，她也就在劳动里边享受着劳动的乐趣。她能下到半里地的深沟里挑上大半担水，把她父亲的这副担子完全接了过来，每天中午她又担着小小饭食担儿爬到三里高的塬上送给刨地的父亲。父亲是爱她的，却只能暗暗地用同情的眼光默默望着这可爱的闺女。可是晚香这个小女子，并不注意这些，只尽情享受着一望无际的蓝天，和蓝天上飞逝的白云。这塬可大咧，一直望到天尽头，满个高塬平展展，零零星星有些同她父亲差不多的穷汉们，弯着腰在这儿在那儿侍弄地块，还有散散落落几十只、十几只绵羊在一些没有开垦过的地边找草吃。多舒坦呵！小小眼睛，一双象古画上的丹凤眼那末一双单眼皮的长长的眼睛向四方搜罗。几只大鹰漫天盘旋，一会在头顶，一会又不见了，它们飞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找妈妈去了？妈妈总有一天要回来的。妈妈的眼睛多柔和，妈妈的手多温暖，妈妈的话语多亲切，睡在妈妈的怀里是多么的香甜呵！晚香三年没有妈妈了，白天想念她，半夜梦见她，她什么时候回来呵！晚香从来就相信自己的想法，妈妈有事去外婆家了，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一到了海阔天空的塬上，这些想法就象大鹰一样，自由飞翔。天真的幼小的心灵是多么的舒畅呵！

晚香就是这样，象一枝红杏，不管风残雨暴，黄沙遍野，

她总是在那乱石墙后，争先恐后地怒放出来，以她的鲜艳，唤醒这荒凉的山沟，给受苦人以安慰，而且鼓舞着她们去作向往光明的遐想。

作 媳 妇

一年过去又一年，五年了，晚香满了十三岁，由后母做主许配给对门堰那边什么地方一个姓李的家里做媳妇。那天她背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包袱，里边放一件旧褂子，一条旧单裤，一双旧鞋，一个缺齿的木梳，一块手心那么大的小镜子，跟着父亲走出了家门。正是冬天，山沟里的人家都关着门，只有村头那家的老爷爷站在门口等着她们过去，还对她说了一句：“香女呵！去到李家，听人家的话，规规矩矩做人家的事，不要惹人生气才是呵！”就这样一个人，一句话，的确使得心硬的晚香眼角疼了一阵，她把这话，把这老人的声音相貌永远刻在脑子里了，尽管她后来一直也没有见到过他。这就是她生活了十三年的偏僻的穷山沟对她唯一的送别。

堰上纷纷下开了雪，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只在前边默默地走。他舍不得这小闺女到人家去做媳妇，也想到自己对不住她死去了的娘，他没有按照她的心愿好好看承这闺女。可是他觉得一切事情都不如他的愿望，他没有一点办法呵！就让她凭命去吧。

路不近，晚香吃力地在寒冷的堰上，迎着朔风，踏着雪

地上的爹的脚印朝前走，她懂得她就要踏入另一个世界了。她对新的生活，没有幻想，可是她也不怕。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小了，能经受住一切。她也看见过做媳妇的人。她能劳动，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里都能对付。她是一棵在风霜里面生长的小树，她是一枝早春的红杏，反正她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女，公公婆婆，大姑小叔也无非是另一个后母。

李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人家，老俩口有四个儿子，和四个孙子，晚香是他们小儿子的媳妇。虽说是穷人家，可比晚香家过得宽裕多了。他们有二十来亩地，自种自吃。他们替小儿子和新来的儿媳妇在他们的房子里砌了一盘小炕。晚香有生以来第一次铺了一床新擀的羊毛毡，她摸着那短毛的硬毡，觉得非常暖和。三个嫂嫂看见她瘦弱的身体都叹气：“这毛丫头能干什么？五十块大洋还不如买头毛驴。”

晚香不多说话，看着周围的事物，听着家人的议论，心里有数。婆婆领着她，教她做着家里各种各样的活儿。晚香安详地从容不迫地担水，烧火，刷锅做饭，喂鸡喂猪。不久就同几个嫂嫂一样的值班上灶。轮班到她的日子，她站在小板凳上一样把全家十几人的饭食做得停停当当，一样能担着满担水、米汤和饭食上坡、下沟，她在地里学着耩、耨、犁、刈，她总能悄悄地赶上旁人。公公是一个好把式，也挑剔不出她什么毛病。嫂嫂们都是尖嘴薄舌，也说不出她什么。晚香就在这个小山沟又扎下根来，勤勤恳恳，为这一大家子人长年不息地劳累着。

这个新的小山沟如今就是她全部的世界，外边的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并没有震动过这偏僻的山沟。公公有时也把在村上听到的一星半点的消息带回家来，但这些新闻对于一个蒙昧的小女子，也无非象堰上的风，沟里的水，吹过去，滴下来那样平平常常。但，风越吹越大，水越流越响，而且临到了每个偏僻的大小山沟。这李家沟也不由自己地卷进去了。这沟里没有地主，没有富农，少数地块是自己的，大片大片的是租种别村的。现在忽然来了解放军、共产党、工作队，忽然地亩这块那块都归种地的人了。晚香家里按人口也分进了不少地。公公婆婆成天咧开着嘴，老俩口天天爬到堰上，走过这个地块，又走过那个地块，看了这片庄稼又看那片庄稼，绿油油，黄灿灿，这是什么世界呵！有这样的 好事！晚香一时半刻是不能深刻体会老人们的心意的，可是全家分到土地的喜悦，感染着她，她也兴致勃勃地忙碌着。不久，解放军扩军了，只听人人说什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晚香还来不及懂得这个新名词，李家的小儿子就 报 名 参 军 了。两个老人说这是应该的，我们家有四个儿子。于是不久，晚香的丈夫李桂就披红戴花辞别了这高堰深沟。这是一九五一年 的事，那时晚香十七岁了。

“妈妈”回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工作队里有个

中年妇女，这个女同志落脚晚香家里，睡在晚香那小炕上。她白天跟着她们爬坡种地、烧饭、喂猪，晚上教村里妇女识字。没有一个妇女能比晚香更上心的，她看中了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夜夜同她谈半宵。晚香听得心里着实喜欢，她打开了心中的窗户，她看得远了，想得高了。她觉得能为更多的人做事比为一家人做事更高兴。这个女同志又再三劝说，公公婆婆只得答应让晚香去县上住了三个月的训练班。她回来时变得更为稳定和坚强，外表看起来却又比小时更温顺谦和，总是带着微微地含蓄的笑容，好象对一切人一切事，对生活怀着甜甜的心意。人们都会自然地望着她，诧异地猜想她到底遇着什么高兴的事咧。

的确是，晚香好象又回到了妈妈怀里似的，现在有人关心她了，照顾她了，对她满怀着希望。她象一个在妈妈面前学步的孩子，走一步，望一步，感到周围都在注视着她，替她使力，鼓舞着她。她不再是一个孤儿，一个孤零零，只知道劳动，随时都要避免恶声的叱责和狠毒的打骂的可怜人了。现在是温暖的春风吹遍了原野，白云在蓝天浮游，山间小路好似康庄大道。晚香白天跟在兄嫂们后边耩耨犁刈，挑着担儿爬上爬下，晚上走家串户，学着那些工作队的人们，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她懂的，就现身说法，她还不懂的，就把听来的，生吞活剥地逐条念一遍。她当了妇女组长，又当了妇女主任，这个村才二十来户人家，她得把全村的一半人的心意摸透。随后她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她有了真

正的妈妈，她就在这个村里，慢慢地成长，她生活在这里，就象鱼在水里一样，自由，安适。没有一个人小看她，也没有一个人不服她。

一九五四年，那个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回来了，天天晚上向村里的大伯小叔，哥哥弟弟，讲述一些闻所未闻的战斗故事，大家把他看成非凡的人。晚香知道他是“同志”，她的心几乎跳出来了。她不再把他看成只是过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终身依靠的两个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言语的神圣关系的人。李桂没住几天，便到四川上学去了，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党要培养这批从朝鲜回来的勇敢而忠诚的战士，使他们几年后成为一批有实战经验的初级军事干部。

杜晚香仍旧留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沟。她为他们一大家子人辛勤地劳动着，她又为这个山村的妇女工作而奔波。年复一年，她是否就在这条山沟里，随着它的建设和发展，缓缓地按部就班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呢？

飞向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李家沟全村人都在谈论一件新鲜事：李桂从四川的军事学校集体转业到东北的什么北大荒去了。小小的村里各种猜测都有，那是什么地方啊！远在一千里的边戍，那是古时候犯罪的人充军流放的地方，就是受苦的地方。李桂这孩子是咋搞的，抗美援朝，打过仗，受过

苦，是有功的人，怎么却转业到那里去呢？这事大约不好。从李桂的信上来看，也看不出什么头绪，只说是支援边疆建设，叫媳妇也去。这能去吗？北大荒，北大荒，究竟在哪里呢？听说那里是极冷极冷的地方，六月还下雪，冬天冰死人，风都会把人卷走，说摸鼻子，鼻子就掉，摸耳朵，耳朵也就下来。嫂嫂们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晚香，那是不能去的。公公婆婆也说，媳妇要是再走，儿子就更不容易回家了，还是向上级要求，转业就转回老家吧。村里党支部同志也说，不一定去，去那里当家属，没意思，不如留在村上做工作。晚香默默地含着微笑，听着这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劝说，最后才说：“妈，爸，还是让我去看看，好歹我能告诉你们真情况。李桂能去的地方，我有什么不能去？李桂是集体转业，那就不止他一个人，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多人能住的地方，我有什么不能住？去建设边疆么，建设就是工作，我不会吃现成饭。村上的工作，能作的人也多，有我没我是一个样。我看，我是去定了。”

公公婆婆，众人看她意志坚定，只得同意她。她仍旧背着一个包袱，里面放几件换洗衣服，梳头洗脸零用东西，几个玉米饼子，还有李桂寄来的钱，告别了在这里生长二十多年的故乡。公公陪她走几十里路到天水车站，嘱咐她到了地方千万详详细细写信回来。

火车隆隆地奔驰向东。不断的远山，一层一层向后飞逝。车两旁的道路，原野，无尽的一片一片地移近来，又急速地

流过去。天怎么这样蓝，白云一团一团地聚在空中，可是又随着转动的蓝天袅袅地不见了，一忽又是一团一团新的白云涌上来。晚香过去常常在塬上看到寥廓的天空，也极目天地的尽头，可是现在却是走不完，看不完的变化多景的山川河流，田野树林，风是这样软，一阵一阵从车窗口吹进来，微微飘动她额前的短发，轻拂着她绯红的脸颊。

太阳红彤彤地浮在西边天上，火车在转向北方时，那漫天火一样的红光直照到车窗里边，透明而又好似罩在一层轻雾里边。那个射着金光的火球，慢慢沉下去了。天象张着的一个大网，紫色的雾上升了，两边又呈现出暗青色，黄昏了，夜正在降临。

火车走过了一个小站，又一个小站，一座大城市又一座大城市。无数的人群，牵着孩子，扶着老人，背着大包小包，跑到站台，拥进车厢，坐在刚腾空出来的座位上。可是在车站上又有了一列长长的队伍，在歌唱伟大的祖国的乐曲声中走过剪票的地方。刺目的灯光，在站台照耀着，火车又开动了，远远近近，遮遮掩掩的繁星，又比繁星还亮的闪闪的灯光，更是一大团一大团的掠过。呵！祖国，祖国呵！您是这样的辽阔，这样的雄伟，这样的神秘和迷人呵！杜晚香从一个小山沟被抛到这么一个新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宇宙里来了。她紧张得顾不上多看，来不及细想，好象精疲力竭，却又神情振奋，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好象有使不完的力量。她就这样坐在车上，吃一点带的玉米饼，喝一点白开